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陶菴全集卷十九至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録監生臣邱南林

陶菴全集卷十九

明 黄淳耀 撰

陶菴自監録一

愚倣古人遺意作自監録每日所為夜必書之兼考念慮之純雜語言之得失自辛未三月十一日始勿怠勿遺勿示他人司馬文正公語晁補之曰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

對人言者耳陳井巨中勸學文曰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也宇文公諒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甞挾手記一冊識其首曰晝有所為夜則書之其不可書則不敢為天地鬼神實聞斯言愚置此冊實倣古人遺意但古人喫緊處在知其不可則不為若諱過不書或書而不改猶不書也

四月十九日又識

又云自監之名古有之今當以困學紀為名日夕觀此二字庶有所儆

晦菴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說得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塲中如何讀書人若無事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工夫既不專一慚愧刻責之念復安可少

昔有人靜坐三年出關卻呆了此象山所謂為善累心也諺云閒時做得忙時用不著何取於做

韓魏公論人為善難在持久計日計月而為之者甚多

也
何燕泉有言曰歲月如流一日減一日一歲無一歲少而壯壯而老老必死人豈不知而鮮克知惜人蓋有不及老而死者矣子有美酒何不日鼓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此非知自惜者陶侃言大禹惜寸陰今人當惜分陰功名事業一繫於天道德文章則在乎已閒散處亦悠悠不得賈島於驢背上思詩舉手作推敲勢大尹騎從之来竟不見不覺朱子謂推敲二字闗甚利害直恁

用力所以後來詩極精髙吾人學是何等大事卻全悠悠不肯著緊用力反不如彼做沒要緊事可謂倒置晦菴之所以策勵乎學者至矣

羣居謔浪敗德之尤自後除不得已赴燕外必不得妄自過人淹留竟日

楊忠襄為友人誘至伎女家歸而流涕自責取衣冠毁之自守不足者當以忠襄為師昔賢每燕集值女樂未甞流眄以拇指掐中指至明日指痕尚在吾輩自檢當

如此

近日有一事長進處人有爭心者總不與之辨已所長不欲使人知

譏毀二字近日頗覺消除然充類至盡此二字尚在只為尚在所以復發

昔賢別程先生數年問其得力曰止去得矜字爾先生喜曰可謂善學我今亦逐節除去去得一節其餘便可漸減

邵子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人知先生風流人豪豈知其勤苦如此

龜山閑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決不動聲色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

偶見俗人便有厭而逃之之意未曾主敬故也

此事如逆水撑篙行得一尺又退一尺行過的總不算又如快馬收韁常若不及又如千仞峰頭下臨絕澗一

失足便到底他人無下手處
将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説學者之通病又云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項刻學力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勝則無此疾矣右薛文清語二則讀之通身汗下此二則正指吾輩通病然必是薛公自經體貼出来
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在二步

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四步五步之外即非敬矣

處事皆然文清語

斯須照管不到則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不察

不戲謔亦存心養氣之一端

人當危險處疾病處戰陣處祭祀祈禱處則邪心有所攝而不萌若能常如此時何患學道無成

醉後省察未嘗無過甚矣酒之為狂藥也

識欲沉氣欲銳力欲定膽欲決眼欲明口欲訥

不愧屋漏大丈夫之事也吾身心之際可愧多矣過而不改是尚得以為人乎書此自警

恥之於人大矣今人恥其甚不足恥者而甚宜恥者反以為固然誠可憫痛人有至尊至貴在身而為物欲所驅日逐煩惱匆忙所謂莫被他謾是也象山欲高著眼看破世人為此語萊峯

蕩滌塵埃涣然出於萬物之外常想鳳凰翔於千仞氣象

勿以小小逆順為喜怒勿以小小得失為重輕勿以小小毁譽為榮辱

萊峰曰初閒得事來便手忙脚亂到後來亦只如此何須忙得

自家所行者正毁譽得失那裏管得許多王西室當言即言當行即行更不顧忌利與害然尋他不是處又沒有喫緊在此句若不知顧忌而行則為介甫之執拗矣其害尤大

夜来思量了許多明日一些也無用可笑此是妄想底

公案

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有大忘乎對曰有曰敢問大忘如何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正說著吾輩庸人

随来即應隨過即掃應前不動些子掃後不留些子

鄧文潔云逐日查已過我輩宜逐刻查已過一刻不查不啻去而萬里

日月遄往只思一日易過便知百年猶是

應事接物時念頭多為所動豈非欲人敬我愛我耶列

子以含者爭席為進境葢多一分周旋即減一分天機也昔人莫安排三字可味

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脩人所不為

有韓語余有時流曾會余者極相譏切乃至以為極惡初聞之殊復介介噫此等妄人雖善詆訾人亦何異蟋蟀之鳴蒼蠅之聲耶予胸中以此介介要是俗念未忘須蕩滌剗除勿使毫毛宿留於庭宇則善矣

金貴百鍊唯人亦然若不向閙動處打過一番只是兀兀堆堆閉關面壁縱饒閉之又閉面之又面一經閙動便已納了敗缺也爲他不曾實歷故

予有懶處俗事怕見俗人之病盖自揣志强才弱事事對付不過因思效法古人善藏若愚者欲待他日身處事任猛力做得一二事不枉此生今知此念非也先儒教人變化氣質未有不以勇猛精進爲主者應事接物雖微小亦不肯放過故云在人情物理事勢上做些工

夫若撇卻目前妄圖異日便知異日有做不得處盖一有厭事心心已為事累矣吾向嘗論呂端云小事模糊大事不模糊畢竟是中人勾當真正英雄小事亦不模糊丈夫處事當如獅子捉兎須用全力不然是茍且非善藏也

學古人要學第一等古人雖力不能至不敢不勉

高明之士易悟難修初學一有悟入當如窶兒得珠珍重保守若俛得俛失如夜光明月在手中空過一番有

何交涉

做功夫到徼密處著力不得開口不得

洪景盧曰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禄當如優伶之為參軍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辱駡

在我者有愧焉不可以人之譽我而輙喜也在我者無愧焉不可以人之毀我而輙懼也

獨立不懼是何等氣槩

濁世之善者難於古人閭閻之善者難於士大夫不學無義惟機械變詐之是務雖名為士大夫一市井小人耳何足道哉

徐仲車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

澡身虛心曰齋戒深居靜室曰安處收心復性曰存想遺形忘我曰坐忘此攝生之大畧也

在雲間聞吾邑歲試案已發而家報未來名次或恐不前今向此處把住念頭莫待臨時又生膠擾

只將喜怒哀樂愛惡欲七字微細分别便見通身病痛我兩日不熱而煩不寒而慄或為試事或為疾病或為思家刻刻流轉累心之至乃至累身可以悟矣

儉化謂我不耐煩良信耐煩二字余聖藥也

養生之理與學道亦不相背

感德者物不能擾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

故善學者臨生死而色不變疾痛慘切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二程語録宜體認學道若不至此便不成文夫

一月來以患瘍故學力俱退向所得力處皆成話說矣豈非以疾痛慘切而動其心者乎推此言之一事做不得一處去不得矣可為猛醒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自正

心氣定便和無疾

宋史稱横渠先生居南山時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

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始須臾忘也

吾性易怒易憂最宜戒

復之三曰頻復厲巽之三曰頻巽吝執持不固之弊如此

尹和靖受業伊川門下欲不復應舉伊川謂子有母在未可如此和靖歸白其母云云伊川然後許之朱子在漳州日一士人自泉来謁自言心厭舉業欲從問學朱

子以其非父母命令歸得請再来始無所礙夫問學美事然既妨禄仕亦必出於親命乃可自遂不然不得乎親非所以為學也餘冬錄

元劉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容乃吾志也

勝國王絡文處士臨終書示其子孫語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雖獨力亦當自為害人之事於戲謔中一念不可妄發

宋胡宿每語後進富貴貧賤莫不有命當脩身俟時毋為造物者所嗤

上蔡語録命雖淺近也要信得真將来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生平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問之對曰他安能陶鑄得我自有命在若信不真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也張忠定云只一箇信五年方做得成此事誰不當念之

周氏紀言記章鄧山自言少年多病後因念聖賢教人理性情遂於喜怒上調停自此一向無病余多病當以此自治

此事本自己事切勿使人知滋味便減了

黄昏時須静坐乃睡明日方有精神若一日勞役至晚乘困倦便睡明日精神殊減

吳康齋詩云由来氣質已偏枯俗染彌深愈失初於此不加鏖戰勇卻從何處著工夫

楊慈湖云為物所逆而動心此怨天也

凡事到前且教胸中泰然急亦無用

細思驚憂二字總沒用處蓋事之小者既不足用吾驚憂若至生死窮通則又有命矣山谷曰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浩然可復有不足之歎耶

萊峰先生記言予喜誦之以其平易切實於我輩中人以下者尤相近燈下録數則以當座右銘謀身無萬全之策不如委命之為安處世無百中之慮不如任理之為適若能事事信得命過省多少煩惱○已見吾師録一則不復載

夫子温良恭儉讓五字都要想見其氣象謝安迎桓温時氣象常要想劉寬下車還牛氣象常要想想之者所以變化氣質也不然想也没用

王龍溪去官之日僚友餞送意氣自如若加一分意氣便不自如矣　心本是活物怎教他定得令人流放於物欲此是樞都不在臼子裏若要拿定此心則是樞都死煞了須是終日開闔而不出臼子方是此龍溪語余春来在有為上用功乃至欲遏捺之使一念不起遂成

心疾不惟臨事不得力反受其累觀此語不覺泮然渙然龍溪之學令人病其近禪要之未可輕訾也

妄語如因人以究轉其語便是小人之態只看朱子與人書不肯少有依違便是其心之忠信也依違之病余最恥之然亦時不能免觀此可戒

操練軍士正為殺賊遇賊放過操練何用平時講究道理一遇境界便即隨波逐流何益之有念此可痛

慈湖遺書云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閒靜臨

事而無事

尅日成功如箭筈離絃直造捌的此立志樣子也耐心持久如磨杵作針不計歲月此用功樣子也

勞生以徇物不亦愚乎遺物以偷生不亦鄙乎愚則吾不知鄙則不免矣

多思預箕決定無益聖人所謂思患預防盖是指人事可盡者耳

張文定邦奇觀頤録序曰夫人情於既往之愆孰能無

懼懼而復忘之與不知懼者等耳今日之懼吾又懼其復為前日也於戲以吾方懼之心又懼夫懼之或失也朽索之馭六馬不足以喻乃敢放焉而自肆者何哉昭事録序曰予年二十四五官翰林時則有觀頤録每夕紀過以觀所頤厥後侍養家食窘迫拂抑時攖於中而鄉居僻絶之朋友之助深用自懼每日晨興焚香拜天取易書詩要語乾元亨利貞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䄂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保之云云者對天嘿誦數過盖以

天與此心為類師也云云前輩實能畏天省過如此予數月以来無毫髮之益心過日積口過日增歲月之已去者如火銷膏而不知也精力之已耗者如積水竭於蟻漏而不覺也於乎困而不學者余之謂夫張公鄞縣人嘉靖間為兵部尚書卒

張文定與人書又云外不能不與衆周旋而中竊厚自植立恐恐然惟懼有愧於平日之所誦讀蓋亦已艱矣文定公又與人書云君子素位而行當跪而跪當拜而

拜荀中孚禮即與饑食渴飲者何異
文定中庸傳曰體天之道必法天之强或曰何如其能强也曰勗何如其能勗也曰思曰奚思曰思帝命之不易其不容不力矣今夫儕我者之命我也且猶肅然以承之况上帝之命乎人之命入吾耳感吾心而已也而猶惕然念之而况帝命之根吾心而不拔引翼吾前而不少息乎且大化之往也無窮来也無止往吾弗及而来將不吾復玆吾於萬古内一受命也而可無勗乎

十三字

昔張天祺自約自上牀後不得思量雜事趙州參禪自云此心於二六時中惟粥飯兩時為雜用汝今只簡點此心一日不雜者有幾不患念起只患覺遲此至言也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為虎故帖耳妥尾而惟吾之擒知其為虎而畏之則必為所噬矣正學語

勿以無益害有益

日月易逝陶士行所謂分陰可惜非欺我也在吾輩雖秉燭以繼日猶嫌其速而況堪以謔浪嘯傲荒其日力乎

病中思昔人語云曾於病中會得移心法蓋移其心如對君父慎之靜之自愈也

予生平躁而多怒每痛戒之嘗觀陶淵明買僕遺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宜善遇之文中子曰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故所畜長鬚赤脚未嘗遽以疾言厲色加之

至過從友朋之家讀書夜分蒼頭侍側則必先命之寢而後安今歲有韓兄不鄙而招我愛我至甚少陵所謂憐君如弟兄不啻過矣季秋之廿一日受風作疾寒熱並作劇於氷炭幸仲舍兄脈之藥之而廿三日汗猶未發伏枕自念古人於病中得移心法慎之靜之自愈此時藥力已行而心固不亂也廿四日疾少間廿五日能履地矣兩日偶有所需館使不能時應至午後予遂大怒而疾言厲色者稍稍露矣夫予於無病之時館使嘗

聚談謳吟乎其間而予不之怒予至是而怒耶予之怒非所以衛生而養德也寫至此適有韓出相問因告之故遂不及書竟而止此出一時之忿蓋亦因病而躁與庸人無異

今夕病中自省能臨事無將迎否事過無沾戀否能喜怒哀樂得其平否能口無雌黄否能重内輕外否能刻刻内顧主人翁否凡此皆耀所知之而不能力行者也

數日来已被疾病勘破因思八月廿三日午後大病時

却能置生死度外一心不亂畧愈便起雜念打算世情

籌量身事細思之畢竟何益若能把持心境常如廿三

日午後病當自愈矣

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已身方見古人用心處欲進道

須謝外慕乃得全功節十九字讀書先令心不馳走則言下

理會少年志氣方强時能如此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

讀書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闗捩然後所見經傳知其

指趣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此

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飄摇古人特立獨行者用此道可忠信孝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當久而能安之若但繃其鞶帨安能美七尺之軀哉　學問以自見其性為難誠能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尊彝食則形於籩豆升車則鑾和與之言奏樂則鐘鼓為之說故見已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工拙君子有所不

暇　學問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學古之功三月聚糧可至千里但勿速成耳　通知古今在勤讀詩書文章壯麗在筆墨追古至於夜行之行不見之美極須留意畧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已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論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肖者遊好友其所教試反己而思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數十年先生但用文章提奬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

讀郭林宗傳觀茅李偉田仲乙安用文章也　致遠者不可以無資又當知所向聞其道理之曲折然後必致而無悔鉤深而索隱温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别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所以使人知道理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懐道鑒以對萬物而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是謂尊其所聞在父母之側則顧如舜文

王在兄弟之閒則願如伯夷季子是謂行其所知若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已若者處求賢於俗人學者之通病無此四病則善矣　好學之士常病人我最難調伏能日三省此事去道不遠矣古人治水九年於外三過門而不入然而不矜不伐則於世閒知書能文亦不足驕人矣　其人文學當大成但願極加意於忠信孝友之地甘受和白受采不用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治經欲鉤其深觀史欲馳會其事理皆須精熟涉獵士

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夕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古人讀書法也　右黄文節公刀筆數則喜其論文行皆切學人膏肓病中録之無一字不當佩服　心氣不定常如猿猻相似一物来攪便諸念紛起畢竟作何把握能把握得的又只在眼前如何偏主張不得要知只是工夫間斷所謂一暴十寒也到近日則十寒無一暴矣先儒云要如為九層之臺須大著脚始得念念之念之多觀古人法言亦只是說話全不濟事只如近日所看

古人語録不少摘其一言一句行得徹底亦儘可無愧為人若旋録旋忘則是枉卻一番功夫也

汝今也莫將精神浪費也莫汲汲皇皇今日讀一書明日要用今日做一事明日要成但該做的事該讀的書只憑做去讀去我友龔倫化説我不耐煩此病誠有之不耐煩生於欲速欲速甚害事我自知而自不能改可愧也歲月易逝勿作閒事消費功夫眼前朋友踈也得密也得毀也得譽也得諸小試前也得後也得只逐日

做正經功夫每夕查一日過失無負學道初念節五十一字

向嘗見讀書善養氣語未深見其妙今乃知養氣二字是讀書第一要領我今必須擺脫萬慮使此心清清空空常如十五歲以前時自然清明来昔人云韓子因學文而見道良不誣也我向来看得語録太多障蔽聰明總是沒幹聖賢一句二句用之不盡何須許多然不讀書時又防此心茅塞山谷所謂對鏡則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者故知書本上義理時時澆灌不為無益

但莫作説話過去須如象山每事要討著落耳
前過山積思之但益愧悔愧悔何用只求將来莫如既
往耳每日兀兀地早起轉眼一日已過可為畏懼可為
畏懼
過字要認明白不是行一過當事説一過當話纔謂之
過凡應事接物時存一將迎心留滯心籌算心此心便
生種種葛藤雜暗而不光明矣心既雜暗處事便不得
當諸惡連類而起矣所謂學人當從本源處用力若末

流上縱然補救得一二事畢竟病根尚在他日復發論語所謂克伐怨欲不行焉是也然吾輩初機學人滲漏亦非一處故動時尤須檢點先輩云吾輩試自念與人接幾句閒話而將迎之意纒擾不已其去不學者幾何細思此種將迎起於何處須與掃除一空坦然豁然則動靜如一而學問有入手處矣若靜時惺惺一動便覺忙亂濟得甚事

先輩云要人感恱怕人恠此私心也今試從應事接物

時靜察之若此念洗滌不盡如何便要學道
文潞公富貴福壽古今無比致仕歸洛年已八十神宗
見其康强問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
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
神宗以為名言
人簡默最好予每對平日狎習之友輙信口溢發往往
及人短長大不可也前夕女揚先生酒間語余云人有
無心之言而受之者大不能堪予嘗見毀於一達者今

終身皆受其累予聞之悚然噫吾輩雖黄雖不足為重輕要之亦是殺機未盡當思以身受毀此中斷未釋然則人之受毀亦猶是也嘗憶一書載一先正語云我看天下無一個不好底人此等胸次直是大不可言

與人談論若意有不可即當說出其人未必不以我為是也如度其人意不可回我力不能救正亦當付之默然莊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亦一道也切不可隨順其人以求感悅蓋其人意見已差又得一助自此再無挽回

矣韓魏公與歐陽公同在政府知歐公不喜文中子又以繫辭為非孔子書每會未嘗語及此為可法

紫栢云凡天下賢愚交遊淺深人情反復傷心動念皆不可私定臧否蓋大家處在無明窟中豈無差謬至言哉常念此言喜憎毀譽何自而起

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唐子西語可味

陶石簣誌王性海墓載其語云直心易深心難有功之

功易無功之功難此進一步語也彼所謂易者吾尚以為難況其難者乎

人能暴吾過者吾師也人能是非吾言者教我者也切不可當面錯過反生嗔忿

怕聞俗言怕處俗事怕見俗人皆大病也脫灑人何入不得閙人少見閙話少説自是寡過法門

古人不可輕議先輩不可輕詆

心逐物移便不中節即怒時驗之可見

怕人非笑則好事不敢為要人感恱則不好事不敢不為推之一言一動亦然

人之處世如舟行江湖中如余所處盖無風未能行耳尚未遇惡風逆浪檣傾楫摧時也無風時易悶惡風時易怕欲他日不怕且學今日不悶

勿與庸人謀事勿與俗人共事

吾自察悠悠忽忽畏難而不能持久懦莫甚焉昔人紘韋之佩吾其從紘乎書以自警

清虚則明雜擾則暗心體只是如此朱子大學註以虛靈不昧訓明德確不可移

朱子大學序云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髙過於大學而無實數語道得破說得盡

聖賢論學知行二者必不相離離之不可以為學近世王伯安拈出良知教人盖以知透處行即在內不知行不到者知亦不到大學之格致即中庸之徳性問學論

語之學思也今以為格去之格其謬甚矣今有人端居戶庭偶披圖籍見輿地之廣大道里之曲折歷歷在目遂毅然與人言之以為周行四方者莫我若也然欲其出門遠適則東西不辨矣若實曾徧歷者身到之處自然知得鑿鑿他日再往自不待問人矣近世有學者閉關三年出關時卻成呆人滿腹見解畢竟何益愚於良知之說未嘗實見得是斷不敢左象山而右晦翁也

聞剝啄聲惡之見雜人厭之心之易動如此

管幼安自訟曰一朝科頭三晨晏起蘇明允譏王介甫曰蓬首垢面而談詩書余於古人長處無一得而短處恒類之可為深戒

雜念營營不能當下掃卻此非孟氏之所謂茅塞者耶欲身心輕安難矣

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嘿榮譽弗喜辱毀弗戚此王荆公題元長老像也浮屠人乃能如此吾輩讀聖賢書於榮辱得失尚未能擺脫何以學道

脱灑二字甚麤然學道須從是入

周莱峰問林與川少時多病長而反壯用何道而能然與川云只是行其所無事節飲食寡嗜慾而已此外更有一法古人有語云紅杏難禁雨青松耐歲寒老遲因性慢無病為心寛寡嗜慾是節飲食之本若食少心煩伐命必矣

余昔與友人言志余云欲作一好縣令以及民最便也友人云汝性不耐煩做不得余悚然服之大抵不耐煩

始於欲速欲速則不達不達則愈不耐煩矣今早閱周氏紀言有云耐煩二字千古秘方然須辨認引子清切方驗引子者看自已一生立定主意如何如主意在卿相此方便是三斗醋三斗薑是已主意在仙佛此方便是調火候降火性是已主意在聖賢此方便是不遷不貳勿助勿忘不厭不倦是已奇方易得真引難求辨之不精鄧綰甘笑罵師德謁相門益重其病耳

洪皓在冷山有詩云一夕之飢不可忍蘇武當時十九

年學者遇不堪事當以古人極不堪事自想

山谷題跋多名言可誦畧摘三則皆可終身誦之書贈韓秀才曰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理義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書與洪龜父曰龜父筆力可扛鼎他日不無文章垂世須要盡心於克己全用其輝光以照本心書與姪榎曰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事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節十二字

心與事原不相離學者未能即事明心所以靜時不失動時便失了程朱格物盡之矣陸象山亦云近日於人情物理事勢上做些功夫

靜時最要養未曾養者多不中節

遇貴勢則致敬遇貧賤則否遇名人則謹言遇庸衆則否遇强悍則怵懼遇巽輭則否遇得意則發舒遇窮困則否此等皆小人俗人之態又有一等以貧賤驕富貴以後進藐先輩以血氣禦侵侮以激昂處窮愁亦皆不

學之過只每事平心何等好

子魚翁謂余病當由心鬱昔人謂治病先治心讀書作文只宜隨力待時此余要藥也治心之一說余嘗以之勸人亦嘗恠聞初上人臨病不能治心以致不壽今身病乃自不能排遣故是根器下劣可不猛省

臨事錯悞處甚多歡喜處恨怒處忙亂處皆宜三思

東坡云徐徐而為之十年之後何事不立

貪饕損福兼非攝生之道戒之

細思此事直須動靜交攝然非宴居獨處為靜應事接物為動切莫分作兩橛

陳仲醇曰丈夫處世談笑言論當防識者在傍至言哉吾嘗衆中察人有以言色悦人者未嘗不心鄙之切勿自蹈此失

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真能言之鸚䳇也吾今於此二字正未得破切莫嘵嘵多言

是夕忽然不樂蓋心受外境揺撼故憶子魚翁向余言

治心之說甚愧不能盡尤愧聞此言時作平常義觀

唐子雅以偶立人簷下被毆盖其人新娶妾慮有窺伺也子雅有佻達名此事無有諒之者瓜田李下古人言真不可忽

時子求述其邑風氣刻薄且席間談鋒甚囂乃知多言固是厭事晉人云豈有名士終日妄語向見朱修能飲次嘿然不言為之自失喧呶中少一語是少一過也

既要做好人安得世法圓融又安得世俗人皆愛吾吾

求無愧屋漏而已

前數日連赴友人招久病初愈嗜酒顛狂既昧尊生又乖養德應是讀頤卦未熟耳

世味中割捨得凈纔好脫灑多思多憂皆緣未曾割捨若浸尋不出終是俗人而已

人事往来於吾心膠膠擾擾終不能靜似此兩日雖詩書亦無處浸灌也可歎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

二十日来不加檢點家家應酬甚非静養之道信乎此事一失便不可挽

聞人談惡事不加阻遏復從諛使談便如自談一般人有失宜諱之雖過端彰露若無與名教便當優容昨飲中談一友過事此大罪也

簡言工夫難做言動相連多動便不能少言

閒事少思閒言少説閒人少接閒地少去閒書少看閒文少作若能如此雖終閒也好

散亂昏沉四字總不易脫離此即就彼二十日内多受散亂之病

爽口味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反為殃豈獨事哉快心說話不可容易說出

信得命過也好比来與大人體勘得命字甚明直是不可力争

董子曰積善在身如長日益加而人不知也此言最為有理吾自察向来矜矜把持之日過惡終少近日放弛

便覺輕言妄動不可枚舉
自念平生病痛苦於輕言苦於貪味苦於忿懥無含宏之度苦於懦弱無剛特之操反觀内省何曽脫得小人氣味而今學問更何所求倘能改去此病何樂如之雖死無憾此萊峰先生自儆語也近裏著已真實學問人苦心如此余尤喜其一字一句可作不肖箴砭故書而誦之
灌而漑之勿使其蕭索也芟而薙之勿使其蕪穢也山

谷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面目可憎語言無味

羅近溪曰悉滌塵埃晶光天日大丈夫胸次如此

昨酒中露一刻薄語醉後起一邪慾念甚悔甚悔邪念一起輾轉相附而生甚是可畏昔人所謂蔓難圖也

凡事口說便不妙自己做工夫雖生平極密之友極親之人總與他說不得

心清則神清神清則氣清

凡事只畏精誠二字精誠而不能立事者未之有也方

士說內養總是襲取工夫蓋彼所知者無暴其氣而不知持其志也氣一則動志若養到純熟自然有些效驗但臨事用不著一經撓亂便失之耳

余遇事不能做徹此是大病

余受氣本薄而復以多思敗其氣可為悚惕蘇子云安心是藥更無方

人我心得失心毀譽心寵辱心輕輕放下

造物安排已定畢竟人算計不得也然須要盡我之事

我事未盡如何怨得造物曾見大豐之歲農夫有不耕而穫者否

剛者陽德也出世入世皆不可無然聖人皆是體剛而用柔故曰天德不可為首

士遇利害窮達若碌碌如衆人便不必讀書

陶菴全集卷十九

陶菴全集卷二十

明 黄淳耀 撰

陶菴自監録二

雲棲蓮池大師記岳忠武降筆事有士人扶乩請仙忠武至或問之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王當日何以不矯命破金而後歸神以乩振几三下曰君輩真白面書生耳吾不奉君命將士誰奉吾命乎今夕偶讀史至李

懐光養子事有感懐光與逆臣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告之懐光責演芬曰吾以爾為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此言足以証忠武之言不謬矣忠孝一理也不忠之人為子者叛之微獨養子而已李璀懐光真子也懐光欲反璀密言於上懐光敗璀亦自殺夫以璀之賢而不能全其孝於叛君之父何有於將士乎即忠武矯命伐金雪不共戴天之恥

萬萬不可與懐光同日而語然挾其軍威以抗君命尚
得謂臣節乎忠武慷慨通大義平日在軍中必無日不
以忠孝勵其下君名不奉詔亦何以示下哉五百年来
說者紛紛非忠武自言之誰有見及此者文山云下則
為河嶽上則為日星忠武之靈固赫赫在人世也
朱子稱周子為政精密嚴恕此四字足盡政要精密嚴
所以行其恕也
未忙先做事至卻閒

所謂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者閫外之事不從中制也如穰苴之斬莊賈亞夫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按轡徐行是也若夫將之生殺進退則制於君矣苟將之生殺進退不制於君是無君也嗚呼宋岳侯元托克托知大義也夫

韓魏公遇事劄定脚做張太岳與人書云二十年前有一宏願願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之垢穢之吾無間焉二公是何等骨力吾嘗謂太岳之才似魏

公但彼元氣多此霸氣多耳學行之高不如王荆公但荆公執著為人所欺太岳卻欺他不得大抵任天下事識以主之膽以輔之强力以濟之缺一不可也我朝方正學是何等骨力何等學術真聖人之徒也惜應變之才是其所少使其處平世遇中材以上之君定有可觀建文時如何濟事因思程正叔朱元晦處建文時不過如方正學耳

友人談趙玄錫被逮事云吾兩日多憂今思做秀才勝

做御史不憂矣余為一笑噫御史美官也一被逮而人遂不顧為之榮辱倚伏寧有定耶等而上之李斯相也而至不得牽東門之犬陸機將也而至不得聞華亭之鶴將相之為禍如此世人知將相之禍而不知遠禍於不為將相之先可謂愚之益愚矣

朱子曰學者視天下事以為己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敝車羸馬亦為人耳

楊椒山年十一歲即能代兄收糧收納記算卯酉點查俱不錯誤我輩獨是何許人

苻堅之来其勢決不可當矣而孰知勝負不可料乎所以謝太傅任之為高院判之至其禍決不可逃矣而孰知倚伏不可必乎所以劉元城安之為得

古人膽力直是可畏如覆楚復楚椎秦等事何等堅猛沉摯子胥包胥事皆即成子房事不成而佐漢亡秦則亦終成以三子觀之荊卿不足道矣

能為流俗人所不敢為能不為流俗人所不敢不為纔是豪傑

所謂豪傑者見得定後猛力做去更不顧人是非毀譽韓魏公是也然須看是非我者為何等人王介甫不分賢愚一以為流俗所以謂之執拗

陶菴全集卷二十

陶菴全集卷二十一

明　黃淳耀　撰

陶菴自監録三

日間無所用心之時太多則不當用而用者有矣今卻立定課程早起看時義數篇粥後看時義經義十數篇飯後看史記十葉文論二十葉餘功臨舊帖一紙或靜坐凡事間斷總不好

記誦欲精不欲博此向日誤用功夫今猶不能驅好博
之病

李習之曰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
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
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如山有
岱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
有濟淮江河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不必
均也論文有至理

山谷與李仲幾帖云諸經史何者最熟學者喜博而常患不精汎濫百家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朱子深喜之以為有補於學者誨門人曰讀書理會一件便須精此一件此件看得精其他文字亦易看山谷讀書法甚好又曰人做功課若不專一此心先散漫何由看得道理出須是看此一書只在此一書讀此一章更不看後章讀此一句更不看後句此

一字理會未得更不看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

一循序二無欲速

或問學書之法對曰今人非不欲字好只是潦草處多吾生平雖作一小東亦不茍且程子謂即此是學

王荆石先生與林秀才書曰射策取名一稟於氣氣者受於冥冥不可為也不可言也然機在得失之際足下試揣之胸中能老至不憂否能人不知不悔否能獨絃哀歌不落莫否有一於此皆足折傷壯夫之氣故思將

抽而若斷辭欲前而且卻不得不出於腊韋軟熟以幸無敗而不知騏驥之敝策不如叀駕之得路也荆石此言真文章家妙訣不獨為制舉業而已

春前看二程書發學道之志遂將舉業看得輕了不知父母之心如何望汝汝卻悠忽如此即此一念便不可以學道

張文定公幼時讀書限定課程惟節日稍寬以息其力今我亦限定做去早起看周易一卦隨筆録主意看經

文選四書文文限閱五十篇看史記蘇文三六九作文兩篇此今歲課程来歲尚欲精密憶謝象三謂三六九作文必宜三題兩篇亦不濟事向来所以不熟者只坐少作之故爾今當次第益之限定不完者罰抄時文十五首勤則不置

呂東萊曰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一二十年讀聖賢書及一旦遇事與閭巷人無異或有一聞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其語過六經哉只縁讀書不

作有用看故也此言切中末學之病可謂深鍼痛劄矣

余嘗謂今人於六經四子之書童而習之究其所用則止以應科第而已而於釋氏書則尊之曰內典嗚乎六經四子外典云乎哉

經學之不明自不務實始也近見人有舉於鄉者聞座主澹泊寧靜語刻以遺人予為之一歎彼平日所讀何書豈無一句可行者必至是而始聞此語耶東萊所謂讀書不作有用看者益深有感於俗學之弊矣

朱子曰這一件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進

先儒論格物義云一事上窮盡他可類推此貫通覺悟之機也吾謂讀書法亦然

又云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如左脚進得一步右脚又進一步右脚進得一步左脚又進接續不已自然貫通

顔之推家訓云吾七歲時誦魯靈光殿賦至於今十年

一理猶不遺忘二十年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某四歲誦周興嗣千字文今猶記憶十歲以往為俗學所困經史大意皆未通曉今欲稍從學問而轉眼便成三十許人矣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追誦顏公之言以為歎息

方正學曰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謝而已又云自少惟嗜讀書年十餘歲輒日坐一室不出門當理趣會心神融意暢雖户外鐘鼓

鳴而風雨作不復覺也又云習靜既久不能效時俗往復語言文飾之事不復能爲肩羔膝甲聲詭笑曲身俯首稱誦人美而求其喜悅居則直情任意簡默而已此三則語深得習靜讀書之趣吾與人交既踈節不能委蛇或目為傲而語言任拙又多脫失眼前諸人又鮮與吾同志尚者規過砭疾既無其人而時俗之文又不足多論論亦不解祇應閉户讀書耳覽方先生語歎息久之讀書至鐘鼓風雨不復覺始為得趣余自覺心雜所

以向来少益葉熙時讀書雖呼之不覺其精專亦不可及

讀書作文既無果鋭精强之力又無優游漸漬之功所以日就荒落

今日偶取舊日時藝觀之大抵氣多不貫意多深棘詞多冗長此吾向来病也疏通以養氣條達以命意鮮榮以措詞此吾今日治病之藥也

用心於帖括誠可謂作無益之事耗有涯之生然今日

進退無據勢不得不濡首於此且莫當作閒事莫看作難事

吾少時為文頗不至底滯惜此時師友不得力年馳歲流加以人事牽率令遂忽忽無所成就念之可懼自今以往宜刻刻儆醒勿嬉戲過日

為文於未握筆先横一畏難之念於胸中困苦堙鬱精采氣勢皆消鑠矣安得有文曩日妻子柔先生謂予曰子文太精緻不如放縱為之使氣昌詞流則必勝矣此

余良藥也

高山無窮太華削成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涵古茹今無有端倪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平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此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稱誦昌黎之文也握筆時當作此想不可自安凡陋

為文固不可以易心掉之若凝斂太過則巉巖而乏氣象

文章小道耳然以氣為主氣弱者雖為之不至也試看古人擺落萬物高蹈獨往文章安得不妙

張文潛曰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之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絶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飈怒之為雷霆蛟龍

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

世俗之學雖鄙陋可厭然今日既未能決去便須於此汩沒沉浸一番庶幾有自拔之日若只如此悠悠過去

恐進退失據徒自苦也

韓子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言氣得所養則律度自我出文斯妙矣柳子亦曰文以氣為主文字從肺腑中流出自然峻拔不羣

老泉與歐陽子書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灝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逼視執事

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評三子皆精當讀之亦可得文訣

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於口而書於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蘇伯衡論文

予歸見友人作時藝有刻意趨時者句摹字放讀之厭憎蓋爲其義理不明掩題便不知何物也噫士君子有義有命時藝小道勿使至背時可矣何至效顰學步如此充此一念何所不至

杜牧之序兵法謂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圜直繫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丸不出盤也蘇子瞻論文如萬斛泉原不擇地皆可出於平地滔滔汩汩一日千里及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

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二公所論事不同而比擬之意甚似知用兵之法則知行文之法矣吾人拘拘為時俗之文觸地罣礙如著敗絮行荆棘中其故安在當思之

燈下閲東野集中有讀張碧集詩曰天寶太白殁六義已消歇大哉國風本喪而王澤竭先生今復生斯文信難缺下筆證興亡陳詞備風骨碧詩固皎皎者耶今其集未見行世當時苦心吟諷安在不同鳥獸好音之過

耳也因思唐人能詩而不傳者甚多昔人以德言功為三不朽夫言固有因其人而不朽者矣言何足以不朽其人哉昔宋末王氏遭亂嚙指題詩清風嶺投嶺下死後每遇陰雨則血書漬起後人立祠嶺下李孝光為文泰不華書之今其詩傳矣然固王氏傳之也若夫張睢陽之聞笛一篇文宋瑞之正氣諸首今皆炳炳在人耳目然使二公無詩其人不傳耶傳不傳何足深論吾悲夫蹋壁苦吟之士其意本欲有聞於後而名湮沒不彰

者比比也士固有志奈何以小道自處耶
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昔友人徵上句於予余未有以應也偶思此句不過言空水如一耳從來作者卻無如此虛妙覺映地為天色遠不逮矣
謝康樂池塘生春草得之夢中評詩者或以為尋常或以為淡妙皆就句中求之耳單拈此句亦何淡妙之有此句之根在四句之前其云卧痾對空林衾枕昧節候乃其根也褰開暫窺臨下歷言所見之景而至於池塘

草生則卧疴前所未見者其時流節換可知矣此等處皆淺淺易曉然其妙在章而不在句不識讀詩者何必就句中求之也

昔人謂韓退之因學文而見道余謂學詩亦何不可以見道古聖人之論詩曰詩言志又曰思無邪此萬世言詩者之根本準則也詩人各言其志而一本於仁義忠孝和平淡泊之旨則無論世代之升降體裁之奇正而均之乎追古之作也彼規摹聲調寸步不失如優孟之

學叔教而自命曰古旣非言志之義乃若蔑棄規矩一
憑胸臆其流至於爲險爲怪爲誕爲纖爲鑿爲俚又安
所稱無邪也善夫元次山之論詩曰拘限聲病喜尚形
似且以流易爲詞不知喪於雅正彼則指詠時物會諧
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汙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正
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近之爲詩者承
李何七子之弊或變而之郊島或變而之宋元險怪誕
纖無所不至而竟陵二子起而矯之學之者復將至於

為鑿為俚蓋其所斤斤自得者不離乎句字之間昔人之所謂激而求奇者非真奇也嗚呼力矯時習一歸雅正如唐之沈千運孟雲卿其人者已不可得況進而之李杜耶又況進而為漢魏三百篇耶

讀唐詩至賞心處欣然忘食乃知此道最易沒溺人近鍾伯敬云平生精力什九盡於詩歸一書此僅賢於飽食終日者耳

作詩文摹畫兒女情態為後生狂藥其罪不細吾今生

戒之

陶菴全集卷二十一

陶菴全集卷二十二

明 黄淳耀 撰

陶菴自監録四

陶石簣云世間惟道德朋友是真餘悉假僞

未嘗讀程朱諸先生書與讀而不能精究者其輕毀謾詆固無足恠

朱子四書集註中未嘗無病要之後學不可輕議今人

讀李杜韓歐諸集其中詩文佳者固不勝舉然而字句之瑕與文義之累理者亦未嘗無之終不以此掩其大美也況朱子為千聖發微使盲者得視聾者得聽其功固不在孟子下縱有偏滯不融處功過獨不可相準耶會有無益者五文會無益鬬巧矜長易涉毀譽酒會無益選伎徵歌易涉荒淫遊會無益賞月吟風易涉流蕩談會無益論人長短易涉輕薄交會無益懐刺漫投易涉奔競今人非此五者不會就中文會似屬正業然於

進德修業畧無毫髮之助而或假此以為下四會之資
余深見其無益自後立戒不得輕入
習静是第一義讀書是第二義作文是第三義求友是
第四義今人奔走徵逐多云篤於友誼吾實恥之
揚子雲云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也杜子美云文章一小
道於技未為尊彼所謂文大者鑽窺微密小者推敲風
騷此後世學文之徒所嘔心不能到者也二公猶輕之
若此今人所業者不過應舉時義耳以視二公之文奚

膏爝火之於日月乃至窮年累月疲耗心力於此中可謂不知務矣

陳恒弒君章集註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雲峰解云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夫子也近聞子將云渠自有全篇晦翁節取四句大畧往往動後人之疑今未見全文若何自當依雲峰說不可使文定有非聖之罪

余前閱二程書友人從案頭見之語有韓云渠何故閱此書有韓對以此書宜閱友人揺手不然噫今人讀種

種非聖書見者不之怪讀二程書輒怪作種種累理事聞者不之怪學二程為人必怪矣

雲間周萊峰先生之為人吾所不知也讀其學道紀言篤實謹吝古好修君子也有韓云雲間人甚稱其惡噫豈有篤實好修如萊峰其人而猶惡者因思先正云要人感悅怕人怪此私心也又云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如萊峰者豈不怕人怪不畏人非笑者耶讀其書不知其人不可也

或問蓮池禪師在家人修行恐不及出家者荅曰在家人能扵五慾中證得如火中之蓮後遇水則愈長若水中生者後遇火恐焦耳此語與予今日所見同非實歷不知

無樂而豫者淵明也無挟而恃者退之也

列子曰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榦殻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噫此所謂御風者也此亦列子從心所欲從容中道之日

也然畢竟與孔子不相似為他走入為我窠臼中

昌黎曰今世之為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

呂温陳先生墓表曰先生行不學之道據不仕之貴負不稱之名達人觀焉斯極矣

孟東野詩曰道險不在廣十步能摧輪心憂不在多一夕能傷神

古之高士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余遊於友朋

間人數得而飲食之能無愧乎

人說非理語不能救正則當以不荅銷之

向讀雲間周萊峰先生紀言實心儀之有韓誤信雲間人云此大惡人余斷謂不然今早與一友談及書畫此友云萊峰書畫極佳余問其人曰古君子也不覺色喜萊峰為人雖不以此友之言而定然而一念之好善有不能已者惟恐萊峰不得一助耳傳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君子與人交聞流言而不信況前輩乎又況古人

乎
因在舟中聞雷悟得天地間總是一氣
餘冬録云韓退之贈崔斯立詩有可憐無補費精神之
句王介甫遂用以譏公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
費精神然則介甫之新學又何如哉荆公選唐百家詩
成序云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而不知新學之當悔何
也枕上讀至此不覺蹶然驚起嗚呼斯立學詩而退之
惜之退之學文而介甫惜之介甫志不為世俗之學乃

不免誤用而後人惜之今我飽食終日一無所用而猶不自惜竟亦無有惜之者矣宜勇猛自勵

吾嘗見一鄙夫本恡財也而與人書曰生平最惡重財輕義今日見一薄夫本以謗書詆訐人也而曰生平最不喜談人隱慝嗚呼小人之肺腸口頰如此此等人何足道鄙薄二字究竟我何曾脫得乃說人耶

嘗讀王伯安羅近溪王龍溪一流語錄怪其高遠之過此後一變而為任俠顔山農何心隱之流種種迂怪世

或指為大盜而流弊極矣然伯安之學實祖象山象山之學固從孟子入者也學非不正而流弊至此立教者可不慎乎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謂其舍正道而之他也至言哉

精神力量如此決知非用世之具然境界遭遇逼人入萬斛蟣虱中歲不我與分陰可惜豈堪閒愁閒悶耗其血氣耶

萬事不須閒著意只應隨分閱年華

大人凝然不動不小家相

羅一峰與人書曰近世大儒有下第者其言曰今秋幸不為考官所取得與弟姪研磨義理猶舍荆棘而逹康莊猶去野店而居安宅修道崇德之君子固如是也今乃汲汲科舉之得而以家貧為憂則其念慮之害與世之醉夢富貴者又何異若以家貧親老未免此途以階禄仕固聖賢之所不禁但不可緣以得失置胸中耳又曰若不以得失置胸中則應舉也未甚害

看書貪多作事要快皆當戒之貪多則不精要快則多悮此予大病也

鐵劍利則倡優拙此語出韓非子而程子語録象山語録皆有之葢喻為學有實得則外飾不足也

正學與人書曰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絶頂人迹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力者不能非惟古之富貴人不可效欲效畸人静者巖棲谷飲以自快亦莫

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噫清福豈易得哉

取友難哉泛泛而識之泛泛而交之不待臨利而操戈臨害而下石也

吾嘗欲為不愧屋漏之人而未能也徧觀諸同人無一人以此存心者

予嘗與一先輩論及程朱先輩極訾伊川為執拗紫陽集註為頗謬予時亦附和之近讀二程書始知伊川不可輕議紫陽註雖有未盡合處然為前輩表章功在後

學夫豈淺鮮昔有著書摘歐陽公五代史之失者東坡極訶責之况闡聖人遺經於千載之下其難易較作史何如豈能一一合符乎盖此先輩究心禅學與宋儒氣味不合予當時妄言至今悔之

學韓文者始於宋初柳開仲塗柳公倜儻負奇氣其文能變五代之習今其集未見行世元郝經伯常文章節義時人比之東坡歸震川集有䟦伯常堯帝碑文云先友吴純甫家有陵川集今亦不存兩公之文皆足以傳

其人猶泯泯如此豈顯晦有數耶抑尚有所待耶

劉寬羹汙衣韓稺圭玉杯碎不怒其婢若吏出於無心也若上下嘻嘻雖兩公何以齊家乎近聞陸君履常之子為人誤傷其目置而不校舟赴金陵為來舟觸其僕墜水死亦不校盖皆出於無心也此兩事較劉韓兩公所處更難孰謂今人中無古人乎

昔賢有聞父叱耕牛聲而泣者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未免勤苦吾父雖不業農然一家之事萃焉其

勞甚於爲農吾讀書本求顯親今反貽親以憂是尚得爲人子乎屈指來歲距秋闈一載有半揣摹之業足以成矣徼天之靈使疴癢得脫於躬雜務不撓於外濡首帖括必有當焉若藝成而復屈便當捐棄陳言供爲子職雖求田問舍烈士所譏而學者治生先儒不鄙未能濟世豈可累親昔吾邑張伯常先生二十歲時與父約三科不中即絕意進取代父理家後至第三科得售蓋二十九歲也余來科亦當其年利鈍決矣崇禎辛未孟

冬廿九日我與我約

看人詩文不宜違心過譽以求感恱此處害亦不細待人不誠亦是心過非但口過也

陸象山之教只收得中上人耳收得中下人纔是廣大韓子原道極於正心誠意而不曰致知格物蘇氏古史舉中庸不獲乎上卻不説明善誠身歐陽子謂聖人教人性非所先皆朱子所謂無頭學問也

借書不還大過也而人每忽之借書遲還亦不可憶楊

萬里集中有謂生平未嘗借人書不還而人借之者多不還噫此亦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之一事也今後借書當記年月日最遲不得過一年借書不還與借財物不還者何異白晝攫金人謂之盜昏夜胠篋人謂之賊借書無盜賊之名而享其實不大得計乎余向借友朋書委積未還今逐一開列於後次第還之惟借閘初上人書三四種今已成故物益以重吾過可歎也

董思白論畫云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

生機故其人浩浩多壽至如刻畫細巧為造物忌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此言似漫而有實理推之作文臨事亦然文太工則困而不活事太密則滯而不通

早起梳頭每落二三莖白髮年未三十血氣如此昔人所謂蒲柳之姿者非耶歲月逝矣而學業不進可為浩歎

朋友聚會是好事然說十句話中少一句合理是以聚則滋過

陶菴全集卷二十二